

痕留帚敝

痕 留 帚 敝

高润民 著

苏州教院同学《自祝自寿》纪念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五日



1. 合家欢

2. 在角直

3. 2002年7月(生日纪念)

4. 大病初愈后在海伦公园

5. 香港紫荆花广场



1



2



3

1. 香港万丽酒店咖啡厅

2. 香港海洋公园门前

3. 香港九龙

4. 春节欢聚



4

5. 表兄妹一起做暑期作业

6. 含饴弄孙



5



6

目 录

自说自话——想到就说(代序)	(1)
----------------------	-------

第一辑 难忘过去

从家塾式学校到省立小学	(8)
我和崇实一线情	(15)
启蒙	(17)
我怎样会进教育学院的	(21)
教院三年	(24)
一个班级演一台戏	(40)
我和复夏	(43)
忘不了的一段历程	(46)
想起了那些人那些事	(50)
在吴若安身边工作回忆片段	(52)
赶上了土改末班车	(55)
丽江行	(65)

第二辑 教院联谊

苏州教院老同学联谊活动大事记	(76)
----------------------	------

太湖一日游追记	(80)
镇江三日游记事	(86)
南京欢聚 盛会空前	(89)
青春相识 白首重聚	(90)
久别重逢 热情欢乐	(92)
梁溪联谊有新意 同窗友谊胜手足	(95)
七老八秩办盛会 千言万语诉衷情	(98)
《姑苏城内谢衙前》前言	(100)
功亏一篑	
——向老同学致歉	(103)

第三辑 温馨晚年

我与“同学会”	(108)
病室杂忆	(111)
做梦也没有想到	(118)
搬家记	(120)
通讯(一)(二)(三)	(123)
蜻蜓点水香港行	(132)

第四辑 情深谊长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纪念父亲逝世卅周年	(139)
母难之日	(145)

怀念陈夏珍大姐·····	(147)
感情的变化·····	(151)
对成翼康的重新认识·····	(153)
激情满怀会旧友·····	(156)
喜相逢·····	(158)
想念孙祖德·····	(160)
哭益智·····	(162)
尉迟椿周年祭·····	(164)
纪念季汭烈士英勇就义 50 周年 ·····	(167)
季汭烈士生平 ·····	(170)
明振华说：“想你们！”·····	(174)

第五辑 其他习作

不合格的人材给国家带来损失·····	(180)
米菟·····	(184)
买米 晒米 吃粥·····	(186)
贺宜山中学卅周年校庆·····	(188)
我对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些看法·····	(190)
一封未发出的信·····	(194)
在向东中学(南洋女中)校史陈列室的录像讲话·····	(196)
戴笠难识身边客 殊荣瞑目八宝山·····	(199)

附：

给高润民学长的慰问信·····	(210)
学长们对老高的祝福·····	(211)
辛巳体育会六十周年(金传贤)·····	(213)
诗一首(戴子伟 许醒华)·····	(215)
祝贺润民企霞伉俪七秩双寿(史旭 姚祚舫)·····	(216)
贺润民兄庚辰春节(史旭 姚祚舫)·····	(217)
润民兄乔迁新居大众家园贺之以诗(史旭)·····	(217)
贺岁(顾德辉)·····	(218)
编后·····	(219)

自说自话——想到就说（代序）

编在这本小册子中的都是敝帚，我不敢自珍，只想留痕而已。鸟过留声，人过留言，我即将走完人生的道路，留痕而已。

我一生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年青时有过抱负，也有雄心壮志，不能说生不逢时，也不能说机遇不好，只怪自己无能。

我曾经想在学术上作些研究。解放前收集了一批国文教材，因为不满意当时的国定教科书，想编一套适合中学生用的国文课本。但一解放改行教了政治，语文丢了，便转向学习政治经济学，可不久又担任了行政工作，教学变成次要的了。当时的行政工作，没有自主权，更谈不上什么管理科学，都是忙忙碌碌的事务工作，上情下达。中间有一度对近现代史感到兴趣，写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两本小册子，都是三万字一本，是邵洵美的时代书局出版的，可是只出版了一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则随时代书局关门而夭折，连底稿在何处也不知。好得两本书是抄来的多，没多大价值。但因此而引起了收集近现代史资料的兴趣。可惜这些资料在“革”文化之命的年代里都送进了造纸厂。想在近现代史中找一个专题都没做到，行政工作就把它冲垮了。

老同学余洁生，在二十年前动员我读些陶行知的书，写些心得体会。陶行知是我敬佩的教育家，他是杜威的学生，却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对这个观点是很感兴趣的。在“六二三”大游行时，他在北站广场上曾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还和他握过手。所以想学一些生活教育的理论，但办了办干训班，必须把学校管理学重新再学，只好放下生活教育了。结果学校管理只学到一些皮毛，就退出了讲台。那些讲稿、资料、案例以及论文，搬家时一股脑儿送到了废品回收站。

现在,路快走到尽头,余洁生曾对我说:鸟过留声,人过留言,争取留些文字下来,想想有些道理。在历史舞台上生活了快八十年,总有些忘不掉的事,有的是有记录的,有的没有记录,慢慢的整理一下,可以编本小册子。因此在 99 年大病初愈时,就萌发此念,除了找出已经刊出过的外,还列了一个计划,补写了一部分。可惜的是有几篇在解放前发表过的短文已找不到了,有几个题目实在没有精力写下去,只能写多少就编多少了。因为是作为“敝帚留痕”的,所以不作文学上的修饰和推敲,都是信笔写下,不成篇章的,反正只要能看得懂就可以。

* * * * *

原来的写作计划很庞大,甚至想学季羨林、陈白尘、韦君宜等那样把文革中的遭遇回顾一下,因为我保存了大量文革中的交代、检查和思想汇报,也找到一些当时的日记。也曾想把几十年当教导主任的甜酸苦辣回忆一下,因为解放以来的工作笔记也都保存着,还有一些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特别是整风反右中的一些会议记录(包括有些人的发言)都找到了。此外近卅年来的信件绝大部分都保存在一只只纸板箱内,从中可以找到许多踪迹。可是这些重要的文字资料在最近一次搬家中,我也咬紧牙关全部报销了。我是这样想的:我的余年已不多,根据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已不可能把它们进行分类整理、综合、归纳、提炼,更无精力再重新组织成文了,何况许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还是完全忘掉的好。把历史在自己眼前重演一遍,徒增烦恼而已。因此曾经翻了一部分,反而引起有时痛苦,有时欢乐,更多的是悔恨,倒不如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一干二净的好,我自己解嘲说,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倒也爽快,自己也解脱了。还是潇洒一点,糊涂一点,安度晚年吧!

编这本小册子是自祝自寿的纪念品,苏州人做九不做十。我从不接受家人给我祝寿,包括儿女。但自七十以来,每年生日,我都要来一次全家团聚,吃一顿面,拍几张照片,已成习惯。我今年虚岁七十有九,正好教院老同学钱亮才等建议组织一次自祝自寿的活动,我也很起劲,

编这本小册子得到袁保匀的大力帮助,还有钱亮才、欧阳榕、倪德谦等鼓励,我大胆把它印出来,不怕出丑,只想留作纪念而已。

* * * * *

话还没说完,因为是自说自话,又是想说就说,所以没有系统,也不分先后,当然更谈不到什么篇章结构、起承转合了。

我这个人不会溜须拍马,更反对吹喇叭、抬轿子。还喜欢捉板头。你把“诞生”读成“延生”,我会点穿。你不懂装懂,我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此差点被打成右派,但仍得到“终生不得重用”的报应。魏行之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我大胆工作,放手去做,有责任他承担。还对我说有些事我是一念之差,不要放在心上。他对我充分信任,我就“士为知己者死”。在学校七进七出,做到了废寝忘餐、呕心沥血。可惜我们只合作了一年。我器重业务好,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但偏偏有人只喜欢打小报告,拍马屁的人。有的人真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这实是无耻之极,为我所不齿,也有好弄权术,拉一批打一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宁可不被提升为校长,也不愿低声下气。

老同学、老朋友升了官,当了领导,我除了工作上联系外,决不作私人往来。曾经有一位领导给我介绍女朋友,把她的外甥女介绍给我作对象,还亲自陪了我们吃饭看戏,可我们往来两次后我就主动分手了,倒不是对方有什么缺点,实在我怕被人家说我走上层路线。为此得罪了那位领导,也对不起她的外甥女,因为我未作任何解释。

* * * * *

可告慰于自己的是,离开了工作岗位后,和一些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期的学生恢复了联系。他(她)们现在也大多退离休了,居然想到了我。他们老同学的聚会常常邀我去参加,对我十分热情。他(她)们好像还是四、五十年前一样,他(她)们说我过去凶,但课后并不怕我,现在则认为我那时是严格,对他(她)们有益。可是提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些内疚。不错,对学生我是热爱的,我希望他们不但要学习认真、主动,还要走正路。五十年初期,中学女生跳舞是禁止的。我也坚决反对

女生去跳舞。因此只要被我发现非批评不可,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但我都从爱护出发,劝她们要集中精力学习,不要分心,曾经有一个学生了为了跳舞,我劝说多次,甚至找到了她家里,可是她执迷不醒,以致在初二时学期各科总评分不及格,按当时规定应该留级。但那个女学生总评是 59. 几,如果我放松一下,稍改一下分数,做到四舍五入,可以升级,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想应该让她留级,吸取一下教训。谁知就因为留了一级,晚一年初中毕业,而这一年初中升高中特别难考,她因此未被考上高中。此后如何我就知道了,也许她去读另外的学校,也许她不久就结婚就业了,也许……我不敢再想。对这个学生,我一直感到内疚,如果她早一年毕业,肯定能考上高中,她的一生也不一样了。2002 年我和她同班同学聚会时,还提到了此事,她们也都不知其下落。

由于我的所谓“严格”,也确实伤害了一些学生,也挫伤了一些教师的积极性。再加自己虽然曾经是“左”的受害者,但我也曾经是“左”的积极执行者。特别是有些学生受害很深,我曾经公开向他们表示道歉,得到了他们的谅解。使我最为感动的是贾志敏同学,这位在五十年代曾被开除了团籍的学生,走过了一段十分艰苦的道路,如今他已成为著名的小学作文教学专家、特级教师、名牌小学的校长。我当时曾兼任过他的班主任,并教语文,为了一篇作文,我给他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评,结果这篇作文不知怎的竟被带进了档案。直到他落实政策后到我家来时,谈及此事,使我愧悔不已。而他则毫不介意,还在他从教四十周年活动大会将学生献给他的鲜花,转赠给我,真是无地自容。

在肇光(六十四)中学的十年中,我是全心全意扑在学校工作上,曾经立志要先立业后成家,终于使一所学生纪律乱哄哄,校外群架不断,校内教学无序的学校,很快就稳定下业,并建立了一系列常规,学校工作也走上了正规,有了很大的进步。

整风反右后,我内定为“不得重用”的时候,还莫知莫觉,直到我被排斥在积极分子圈子外时,这才感到我虽未打入另册,已到了被挂起来的地步,几个围着一个人转的人,口口声声“随时随地可给戴右派帽子”原来指的是我,我说的话已不起作用,我只能被动应付,已没有主动工

作的余地了。因此,在任何会上我尽量少发言,同时警告自己不要提任何意见和建议,终于到63年被调新建的宜山中学,支部书记兼校长魏行之要我大胆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我这才重新鼓起了积极性,真是做到了呕心沥血,废寝忘餐,在全体教职工团结合作下,新建的宜山中学仅一年时间就一跃达到了市的先进行列,并多次接待市区有关单位的参观。可惜的是文革期间,遭到重创,虽然后来几经努力,实是积重难返,难以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宜山将于2003年四十周年时撤并,但一些老宜山的教工仍念念不忘宜山精神,经常集会叙旧谊,这也是值得回忆的。

50年代的学生迄今大多已退休,有几个居然想起了我,除了58届已有多次每年相聚外,最近又有几个辗转打听找到了我,他们是先打电话招呼,继而上门,都是六十开外了,而且事业有成,仍对我执弟子礼,使我感动万分,我应该得到安慰了。

* * * * *

我不擅吹拍,不会说假话、大话,因此始终不为某些人所欢迎,但我至死不悔。我宁愿不被提升而不去吹喇叭、抬轿子,决不生媚骨。我有今朝一日,是我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我对得起父母,也无愧于人民。

话越来越多,越说越无序。反正是想到就说,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但说的都是真话。

本来计划中还有几篇要写,但看来很难完成,先编这一些,如有可能,再作补充。

2002.7.17

第一辑 难忘过去



约1928年



194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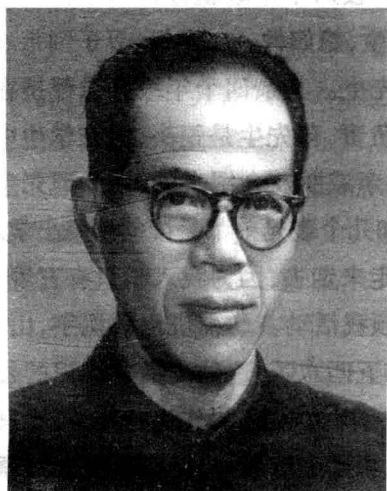
1960年



1950年



1961年



1974年



1983年在淮阴与母亲及胞妹承葭

从家塾式学校到省立小学

我的小学生活历经三所完全不同类型的学校，至今记忆犹在。三所学校各有特色，也可以说是那个时期苏州现代教育史上三个不同类型的代表。

启蒙学校是私立慎修小学，就在我家住的马大籛巷内。创办人兼校长叫邱子建，取名慎修是因为他家的堂名为慎修堂，在大厅内的梁上还挂着“慎修堂”的白底黑字匾。学校就附设在他的家宅内，大厅和天井是学生的活动场地，花厅和墙门间陪弄边沿街的一间是教室。慎修小学其实并不是一所正规学校，好像全校六个年级就分在两个教室复式上课，邱子建是校长，我们都叫男先生，媳妇教一二年级，妻子则带幼稚班与一二年级同教室，我们叫她女先生。其余四个年级好像都挤在花厅内上课，好像是一位姓蒋的先生负责，蒋先生是歪头，但在学生中很有威信。慎修小学的学生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来的，因为邱先生会拍曲子和我的姑父徐镜清熟悉，我和几个表兄弟都是读的慎修小学。我是幼稚班就去了，由女先生牵着我走来走去，因为我入学只有五岁，什么也不懂，女先生就像母亲一样带领我活动。幼稚班也教识字，山、水、田、狗、牛、羊，小猫三只四只，白布五匹六匹，这是我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学生上课下课由男先生吹哨子指挥。早上，男先生一杯茶、一只水烟筒，坐在大厅的一张长桌边喝茶，桌子上放着一只挂表，男先生就坐在那里看学生活动，边吸烟边喝茶，到了上课时间就站起来，吹着哨子走一圈，学生就进教室上课了，下课也是如此。男先生很凶，大家都怕他，给他取个外号叫“老黄牛”，并不是赞扬像黄牛那样勤劳，而是讽

刺他像死了老人披麻戴孝的样子。(旧时春节,乞丐头上套只麻袋,以装扮黄牛,挨家挨户要钱。)女先生很和善,大家都愿意和她接近。

有一次教室里墙上用蜡光纸做了半个红太阳,红太阳边上再贴许多象征光芒的红纸条。我感到好奇,撕坏了一条红纸,被男先生的媳妇看到把我骂了一顿,于是我对这位长先生(其实是姓盛,但大家叫她长先生,我一直认为是长短的长,但又想到百家姓没有长这个姓,为什么叫她长先生,而她又长得很矮,实在搞不懂。直到我进了中学才知道应该是姓盛,苏州人读成长了。)恨到了极点。而此事也至今未忘。

学校有唱游课,教的是“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当时流行的儿童歌曲。有几句歌词至今尚记得:“高高的云儿飘着,淡淡的风儿吹着”“蝴蝶姑娘我问你……”“教你读书,你不读书”“我姓狗,我的名字也叫狗”等,我还表演过狗在地上边唱边爬呢!至今还记得刘家浜富户尤氏三兄弟都在慎修念书,三人的姓名是尤家喜、尤家瑛、尤家瑞。家瑛长得特别漂亮,比我年级高,家喜是男的,大概和我差不多年龄,家瑞最小,还常拖鼻涕,据说成绩也不好。还有一个叫方善俦的女生,是全校著名的高材生。其他就什么也记不起了。慎修小学生在女先生,男先生先后去世不久学校也停办了,盛先生转到其他小学教书。表嫂沈兆莹曾在慎修念过,十年前返苏探亲,曾去原址探望过盛先生。蒋先生则后来到了上海,胜利后我曾见到过,我自报了家门,交谈过几句,知道她当时在虹口区一中心任教。

在慎修小学读到四年级,父亲让我转学到了春申小学,这是一所县立国民小学,学费很便宜,而且是正规学校。学校是借春申君庙后面的一块场地建起来的,有二排二层楼的教室和办公室,也有操场,连接春申君庙大殿后有一楼一底两间也作了我们的教室,因此楼下那间教室与大殿是一板之隔。学校的课程设置等各方面都按国家规定安排。进春申小学后我学习十分认真,成绩也很好。一年后得到学校的奖金,是一张购书券,指定在观前的世界书局可以用来购买书籍文具,父母亲十

分高兴,我也觉得光荣。这一年暑期,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无锡中国银行堆栈度假,鼓励我说春申只是一所普通小学,虽然得到好成绩,也只是小鸡中凤凰,没什么了不起,要做到鹤立鸡群,还需不断努力。

由于春申小学是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的,所以各个阶层的子弟都有,我的家庭当时虽不属富裕,但也可算是中等层次的。班级里不少是小商小贩的子女,记得班级里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儿子叫李寿祥,家庭清寒,到了冬天还只穿一身夹衣,冻得清水鼻涕不断。我们班的级任导师是苏州名医艾步蟾的孙子,校长李荫麟十分喜欢我。曾选送我参加全县(当时苏州叫吴县)自然实验表演,我作了氧气助燃实验,在校内由自然老师辅导了多次,由于水平不高,当然不会得到奖励。记得有几所中心小学的实验都是一整套仪器摆在桌上,我看也没看见过。表演是在善耕中心小学礼堂举行,那天母亲特地给我穿了套新衣服,白衬衫短裤,还买了双小皮鞋。虽然不是真皮,但也是我第一次穿皮鞋。由于这次参加实验表演,给我后来学习化学做实验培养了兴趣,到中学时曾多次在承昌家里和他一起做化学实验,用排水法制氧以及用硫酸制氧气直到自己动手做雪花膏。

在春申小学有几件事尚记忆犹新。在五年级时,我担任了全校的巡察团长,也就是现在的值日长。每天由我负责巡察团员的上岗下岗,因此我必须早到晚走,对这件事我十分负责,得到了好评。到六上那年儿童节,我将被评为校模范儿童,并得以参加县教育局召开的表彰大会。那年正好是全国儿童年,四月四日是儿童节,在中山堂召开大会发奖,下午还有园艺会。可是在全校教师讨论中我落选了,原因是有一次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在操场上荡秋千时秋千绳荡断了,于是作为损坏公物,我降为副模范儿童,未能参加全县的表彰大会,只拿到一张下午园艺会的入场券。其实真是冤枉,那根秋千绳已经磨损,正好我们使用时断了,按理说正是由于我们荡断了才没有在第二天出伤害事故,应该由事务处承担责任,可是却让我丢了模范儿童,此事至今我仍耿耿于